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陸宣公曰。國之令。與先德後刑。所所後者。法應舒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亾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為無知何也

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覆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

習俗成風宿根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
久絕行踪萬端貪戀如飯鼠而落阱終無出
理慳囊自惜覩悲鳴會不掉頭飲啖方奢見
臉剝正為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饕而毀
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
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空在有功德
中為功德
陶潛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一斷不可再續霏臉形軀片片是舍悲向盡既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群生自命安得妄毀毫端誠念死者歷劫不能更生吾食者一刹那已化烏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覩死而甘心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辯九地獸言一日過滁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數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既中則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寃業五鼎在列皆爲寃轉遊寬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染指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内亦是一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

必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幸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焰無漏

蘇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窗出痴蠅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滅

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嗜蝎越士覩而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繇習累所異誠恐同

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錮一開。六根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劍不揮自裂。殺機種種。長生國不涉誕登。

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况婢僕。尤無奈何。便不一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國朝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日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鬬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蘓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已覩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

洪武中太祖嘗名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旣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儒于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

耕夫血成汗減價糶新穀忍寒典冬衣依限免敲扑正額假開銷羨餘飽鼠腹那恤饑寬鄉

紙錢多預薦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

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騐寇池騐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斵饌烹羊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拷腹彼命雖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透投寘入隙根天不賜枒地不借孔與人類怖

畏王法關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竊彼衆生黨類相憐棲隊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府官闔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號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刃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汝汝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禱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迸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精

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令請觀若謂
無異惻忍安在即令請斷
淮徐山東饑　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
奇令帅部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可令户部工部與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救
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
決之議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
等就西角樓書詔畢遣使齎行　上顧士

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仁宗爲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
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
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
皆衣百結灶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
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
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
牧民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

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或謂物類克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猛而知徙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

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礙予
害生人類惡生物類托生均此靈光物多人殺
人多鬼殺畏死同茲怖念誇珍說味誰肯持
刀戕自己形軀戒殺禁饞免得轉世酬衆生
寃債
燕鶯巢產盡護惜弱息嬌雛蠓蟻穴居各棲止
安窩樂舍鶯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
胎難冀胤嗣繁盛

責汝提贖還于人方可稱給孤長者青武穆不傷百物此之謂天大將軍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暝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佛雖不語悲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何不念他痛

倮羽毛鱗介名曰五蟲天地生之句芒之爲予豈其生各種之子供一種之子之食豈其憂一種之子之素餐而死忍令各種之子之負痛

捐生令人不至殺人而食不過畏法不敢畏因果不習談其不爾屠酤之肆且懸人肉如林若黃巢置舂磨寨黍宗權載鹽屍給軍楊完者掠人爲糧邇若山東大饑父子夫妻遞相殺食便安然食人無少顰蹙將人亦天生以供人食者耶令人過屍林義塚髑骸狼籍無不稱嘔疾趨乃不悟食啖衆生日以臟腑爲衆生屍林義塚形則人而臟腑化衆生久

矣一旦眼光墮地命命塡債諸趣遍歷如遊
園觀鑊湯爐鐵兩劒風刀無有出期噬臍無
及矣豈不哀哉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卻兒晝夜搥胸哭痛心徹
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猪羊肉
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爺孃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燾爲
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

萬牛也　上悟爲收前詔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巳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也

正德巳巳大水鄉民饑曹公時中貸米百石又力勸諸大夫行賑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親嘗招飲皆不赴日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食餱歲稔始如常

怒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當境和平須在平時仁愛

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瘥然一雀莫滅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瘥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俛努毛分明不滅刻畫

民饑而我粱肉如茹荼民寒而我裼裘如被荊棘民愁而我歌柏如聞嗒咽民勞而我安閒如在痌瘝故臨民者終日屹屹惟上念頭上之彼蒼下軫眼前之我赤

鄒幹為兵部郎中　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守者難之幹

日立城本以衛民耳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

主納之全活者衆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

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

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

亦不取

雖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豸則屈已省

然之一刀耳是救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將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兩見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明非菴日纂三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輿深而以齒如城脣如郭鬚如柵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于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著警勸書拔衆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塊率作綺艶語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犂

淯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第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憸人遇兩爭之家而陰爲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一郎中時劉公忠爲太宰人

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揭之曰玉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韋驗封顧舜皆為劉所信用故云言恰合而語傷讒刻矣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寅緣事發叅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冱凝腹

宋民有祝期生者復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

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者侮之。智者
訾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貴者訕謗之。官僚則
訐陰私。士友則發隱曲。其門閥才望。無可擬
議者。則必巧摘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
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弟不良也。子
不肖也。有小過者。必增飾以成其短。甚至以
無爲有。以十爲百。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
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度其

人可歎卽面折之衆辱之待他人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貶剝之中甚者目父母爲頑嚚目兄弟爲管蔡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証之習之旣久不以爲異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使刺出血數升乃已旣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卒

夏閣老鐽言行錄云人生宜守口話言當自考

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為讐施恩
成不好相逢但寒温爲事皆默了不必揭人
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砒奸歹悉皆見祿
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
欣怨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
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
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

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二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因辭是恐懼謙默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日耳語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皆辭而談者私也嘲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遊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恥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縱意之嬉笑成千古之憂游卩之春秋巾一生
之毒

金性雖質處劍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人性
雖善惟卩與戎

劉貢父幞次與三衛相鄰諸帥玩一水晶盂問
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氷
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令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愼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韓朝侯與棠谿公語而終夜獨寢慮竊言之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于左右也呂公著不荅語次嘉問之問恐言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清愼如盧懷愼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

文靖矣而世有無卩勉之識恒人之言頗可

深據哉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關不可着卩凡

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謔慎勿形言

淸獻座右銘有日盛怒中勿荅人簡既形紙筆

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況形

紙筆乎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㯃頭巾作灰酒服之煩燥

而卒太宰張濲志其墓曰少學於學官既官于學官今也卒於學官嗚呼夏公黄僞之爲改數字少學于頭巾既官于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公太宰聞之嘆曰眞油髒也

聞人譚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譚者色沮然後爲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唐憲宗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凌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吁彼以直顏為忠者難為君矣

水滸一編倡市井萑苻之首會眞諸記導閨房桑濮之尤安得蕃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

世人求為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寧爲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

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反暴其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于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古人制口字虛其中曰止加一原不爭多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患爲其顯也故君子不以淸高而忘愼密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謝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容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

聞譚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元祐中黃廷堅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黃以其魯人意嘗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協趙之

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衙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日想俱是蘿蔔與瓜虀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飛語毋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

子甚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
而定于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
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面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傷之者嘗
至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
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即非祥瑞虎豹終日吼亦不驚人

言雖至當每寧藏之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

厚

閩中晰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

人不可無所期待無所期待則一味悠悠人又不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則終日拮据會須將宇宙事業看作一力擔當却不將宇宙事

業看作一生佔盡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箇寡悔耶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快活

祖逖字士雅慷慨有志節嘗與劉琨共臥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

人生眞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覓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僦一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大梅法常禪師住山。馬祖聞之。令僧問和尚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人。未有了日。

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僧問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于密室逢千金于廣野遇大敵于忽然聞讚人于垂髮好一塊試金石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熱腸以救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炎涼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

擷、警惺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誚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滅矣

作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鄙如是乃可見品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可以託孤寄命

公孫弘舉賢良家貧不能行國人鄒長倩解衣衣之脫冠履與之又贈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則亂束則謹人情無以異此縱則窮濫而富驕謹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十忽爲絲夫絲至微也

千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而况舍乎積舍則名斯成行斯顯加素焉則爲玄爲黃爲朱爲紫又待人而成也撲滿者以土爲器而用畜錢也有入竅無出竅夫土微物也錢重貨也以微物蓄重貨人而不散則有傾覆之敗而况於人知此三者以之脩身以之應事以之守富貴無人非無物累君宜寳之

僞道學何從辨功名到手半化爲泥塑孔周假氣睨不難知禍患臨頭盡轉作兇堅龍比節無巢許遂令林隱多充才有蕭曹用使猾胥飾假狐技寧能掩尾羊質何事蒙皮

見義勇爲纔蹉跎慮明日陰晴難定當仁不讓稍退却懼他年懊悔靡追博得浮于志願酬酩酊已將酣矣等待尚平婚嫁了名山能果遊乎

用聖典拭几糊窗定陰制一生壽算刻婬書災
梨賊棗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顯天生好
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罵座揮拳為歡之酒為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
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懞志
氣將何物報答君親
姜車騎為漢討賊直至破膽軍庭始是漢亡之
日文丞相為宋存孤直至落頭柴市方為宋

滅之年毎想斯人輙爲流涕詆緇黄之背本宗或襟帶壞聖賢名教詈青紫之志故舊或衡芽傷骨肉天倫請作平等之觀勿輕責備之口

屠緯眞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晝夜食猴羮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髑髏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

之則見孝親不見矯駕見愛已不見餘桃及其怒之則見矯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鬒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晳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遺之於路。則嫌其臭穢。藏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恐其傷。燈火恐其灼。迷於利

欲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視顧惡則呪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若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

而樂明知樂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問人

羅念菴先生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昔人何可易言無也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因是鄙夫逞學問

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粒粟民汗寸帛民皮一錄民骨髓固知爵尊祿

厚不易承當圓蓋我父方輿我母庶類我弟

見只此耳聽目明盡難消受

讀書不曉世務名曰肉廚學道不辨誠心號爲

紙筏

夢裏指羊作駟四大分離日那有主張病中度

日如年。三餐調適時。可無警省。

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陶子母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百千爲之娶。及陶旣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巳。此等人。讀韓王孫傳。寧不愧死。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斬之

國家設官凡部衙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秕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

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𡟖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絶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死忠死孝隷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王侯將相胥爲坑厠陰魔

高閣置書封倉箱而枵腹牖心掙產衣寶玉以焚身

東郭公云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

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
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
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
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
我事也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調寡深密不可
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可。才子氣高。矜驕不可。廉吏守嚴。刻劇不可。

亦中間而話。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惑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話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話。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小人嘗易勝君子。故置齊藺

於稽中不聞香氣雜纖鉛於金內便滅精光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

帶來及其旣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

美室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

歸可以帶去者卻又為美衣華屋各項弄壞

豈不是大罪過

世人死酖者千萬而一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

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

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

魏于禁降關羽椎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害羽

獲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預於陵屋畫羽戰克龎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死唐克復兩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惟首請罪殞濟布衣不受僞職詔赴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曾無一人能爲于禁之愧死者盖其心死固已久矣

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婁婁進曰徽宗多能
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周正
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鬼驅而納
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鬼引
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
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

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蓐間詭淚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即信爲必然執爲終身詈口欛柄或甚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閫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黃叔相嘗爲吾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毀譽死生禍福之衝須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塹吾誦其言洞然有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話愼勿外洩

樂意相關須得一種收斂念頭煩鄙常前須有

一番寬和氣象

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

處富貴勿聽僕隷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

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隷之言貪且險也

文清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

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

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天下事大都命制我者十之五我誘命者十之

入故行先立志學惟自奮

尤西山曰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

康節詩立身要為真男子臨事無為淺丈夫又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又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為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

作恩光一派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躭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理頭利害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炤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眞。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日。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漏。脩道之士。要知二護之法。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艸藉上。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觀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蹻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郎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踹否耳上不覺汗浹於背郎還宮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

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

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玅之理乎

治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

丕不須求他草芥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

南無佛不消念他

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逾七十自蜀往訪之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伊川編管涪州或誣其故人邢恕捄之恕曰便斬程顥萬段恕亦不捄君子小人存心豈不遠哉

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著說著便不

中此語最切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戲其一偏每擊節歎服門難言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蕩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經曰佛告沙門愼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

所污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
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
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申閣老百字銘云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
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
裏來溫柔終益己強暴必招災善處眞君子
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
須脩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

諳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灾
退福重來
李太白勸世文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
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
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修行不
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為人
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
念纔思討便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騭大失

便宜即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飭名檢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於不爲動而士皆貼服任留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陳祭酒詢忤王振謫安陸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

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至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黜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太史道南贊之曰。秉德惟恒。履險不傾。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学

卿士大夫或問談慧曉日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諦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好生不必出門多阻

上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夫自責自脩有何不妙而必以容氣爭勝也

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

問。工。夫。磨。鍊。一。番。却。原。是。自。家。受。苦。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爲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于穽。骨不脫俗氣。甚于痼。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

疎爲欠要理到之言也

陽明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脚起脚落須有超逸之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文成五彩搦筆生花辯溢四筵開談瀉水精工言語於行事了不相干分骨皮毛與性靈全無關涉落得一場油滑怎逃萬轉輪迴

令下見慈心任說沽名徼福生來無媚骨豈關

立異爲高

鐵杵磨殘方就誦儒學業墨池蘸涸方成逸少聲名古人豈必生知我輩正嫌力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覡尼媼至工藝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畱與之神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欵洽即墮述中房瑄爲柄因一琴工黄庭蘭出入

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可
不審察疏遠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脩
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
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祝髮棄父母浮生一彈指乃其利慾心濃於在
郭市機械反倍深趨營死方巳言顏行䟕儒
孽案差相似

賈人之海而遇風。盡投寶而不惜。以身重於寶也。樵者爲毒蛇所嚙。斷指而不惜。以全體重於一指也。人當倉卒。權利害。緩急甚。與至平居何顛倒而弗顧乎。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揖狀。呼其從者。仁宗憫然。遂

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徧以手擊腰帶太
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
之間偶失簡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蓋
可以忽乎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
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
少公乃服地黃與蘆菔以反之鬚髮尋白夫

不冒年于十九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年間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他門入

俗之徒能言而不能行者曰鐵嘴豆腐脚謂退縮而不敢前者曰鑞鎗頭嗚呼艸玄準易似知道矣而劉棻之累遠竄歷以投閣入角磨盤似有守矣而丁謂之召遠倉皇以便液是亦一鑞鎗頭而豆腐脚也

張乖崖帥蜀時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

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犯也　國朝曹鼐不可不可不可堪敵張詠小人小人小人

葉顒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盗莢克賊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顒顒日仕塗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

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少壯底時日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虔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致

莫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荆公罷歸金陵亦十餘年溫公不惟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眞得退居之適荆公不惟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而無一月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

趙清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

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志

以却之文節搆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諭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論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二句最要緊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改。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

獻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

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熏爐其下常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淨清正如公而猶不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

稀行蹤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識五侯門之句

土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追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需紹與間爲諫議大夫上言自來祈禱厮眉北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胡致堂時在西掖笑之謂鵝鴨諫議嚴昇期則天時爲御史巡察江

南胥牛肉而多受金時號金牛御史嘉定蔡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吁身居政府而優游伴食寵擢言路而莫行塞責毫無益于世道人心者對此可發深省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侍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

穎作會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半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爲之抵案而作惡也

李密爲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延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迴秀爲母出怍婦而晩爲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爲夫病剔目而後以妒忤太宗矜之以毒而不懼臧

質之守肝貽奚滅耿恭孔覬之清飾何愧柔
續袁覬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
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家顧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
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陶柵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
做官爲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已所得而有你看

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巳循轉之理鑿鑿不爽慳惜自苦者可發深思

許眞君諭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脩身無益不善取利佈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屠赤水云入道塲而隨喜則脩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諸念不清宜以佛理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熏蒸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陶柵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極不要做

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宋儒曰耐煩是學脈簿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爲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煩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生若心事寧耐隨事用爲處分毫不犯手何煩之有即此是學即此是攻研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

誠實以啓人信我樂易以使人親我虛已以聽

人欺我自反以息人非我遜言以免人忌我危行以消人鄙我勵操以止人污我量力以濟人求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粧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覘之莫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看破人情時不可說破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

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不可交之人
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之事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
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
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末段有云東平
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
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
以衆人於薄暮者尤多卒行二十里頓滅風

涉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偕兼値和緩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値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

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窗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濶之私固有不足言者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京苦處淚霪霪

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

等人便笑以爲歎正是日用而不知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洌風樂者恣情

觴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擾奔波脩景亦

促風光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

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

人生高不論科名畢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

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敬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飭身大都為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為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想自己身心到後用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
古時像箇甚人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百事有兒孫分上
勸且寬容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
耐心乙丑病中題壁自慰十數年來皆覺得
加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
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自古聖賢做功夫豈止數行書著加從今宇宙
皆吾事莫將第一等讓人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悪逆何須歷問塞翁脩短
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
不祿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主師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蔦蘿附喬

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是以君子寧風霜

自挾毋爲魚鳥親人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欛柄鬧中要取

靜須先從靜處立箇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

而遷隨事而靡者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

作的幼而好學日出之光須競競焉

閒中不放過私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讌。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薤煮飯是爲甚底思討

此一語覩王曾一生不在溫飽張詠一生不

爲醞肥何如平郊所記上元喫薺煮飯亦是

何事此處最可猛省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

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

矣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賣後路便保他不得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勝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勝不過僮僕

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者廢之以爲廉仁者施之以爲惠余欲作錢神論將此立意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

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遂去心

未來心似不可無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閎博之學必須與佳山水好風月兩相映發盪我機神又須神交身覿古今聖賢豪傑爲磨礱洗發之藉又須從猛風逆浪老雨窮途中鍛錬一番庶幾心性動忍不學使于氣質不沒溺于庸陋若第悠悠忽忽虛憍恃氣未見安身立命確有處所何

所得參上流品格乎。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十餘年耳。即爲會已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寫書與余謂向時迷厥。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

壓倒即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扗[illegible]所傳火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刋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刋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輙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泛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呼余

輩犬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富貴之家其閽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矜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宜少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急欲椒遂私發

用之竊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
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
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眞所謂獨寢不愧衾
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艸艸畧過
富貴家兒晝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
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
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
蹷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尙勗之哉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續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軟滑中卷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宋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婢從屏間見之惡曰不意今日却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留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武士無刀兵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

山人無烟霞氣僧人無香火氣換出一番世界便爲世上不可少之人

兒女情英雄氣並行不悖或柔腸或俠骨總是吾徒

坡公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

當年恨不見色目者宜爲一反觀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

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肝膽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煢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苦則無以濟人利物

誡世十著云第一著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討放鬆肚皮謹閉口不怕撞著無理鳥第二著寬些好是個大容的

小肚腸空窄撇較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
行荊棘叢中要跌倒第三著靜些好是非場
多鬧炒無事叠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
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著淡些好淡
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病惱淡淡
交情耐久長富貴穠華難守保第五著省些
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強心機休弄巧
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著

平些好做蹊蹺成換惱路間有不平劇削定是畿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七着讓些好路徑窄迴避蚤驢馬望前擠一定擠個倒憑人向上我抽身傀儡戲場先看飽第八着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獃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奸欺窮到老第九着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笑嘻嘻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籬笆邊拍手

打掌齊叫好第十著窮些些好免經營沒處討
無字人公門有興眠芳艸梁上君子不下顧
化緣僧道靜悄悄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爲老友
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眞空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
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聖人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士君子當使此衷如杲日當空寒潭徹底縱藝千古下審來茲將成敗利害得失是非盡呈眉睫之間恣我酌取事來則爲迎刃事過則爲虛舟旋乾轉坤纖毫不動此乃是豪杰施爲亦是聖賢實用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待人未之思耳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損益關勤儉

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恣是人鬼關

李文節燕居錄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奇體面好易做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晚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化意也詡求舒予因念孑然一身耳所需幾

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

爲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思知足未來常思戒懼寃結常求解脱衣食常思來處起念常敎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一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士大夫損德處多緣立名心太急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日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汙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囀幾句好音

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而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一味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蓋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暴棄之尤所宜痛改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定花濃

柳艷處自著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得頭

發

陰陽家有言曰千里來龍須看到頭一節士大

夫晚節末路比少年初任更須謹嚴

京中一大條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喫

得肉只要閻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

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東坡謫海外以陶柳集爲友張子韶列諸聖賢

像於座上。朝夕對之。又有室中置楊伯起影

者。又有置范文正公像。每日拱向三次兩次

者。古人攝心。皆有道矣。

欲遠小人。且。借。他。一。項。君。子。帽。欲爲君子。須掘

斷萬種小人根。

以宇宙第一流人品自期。方僅免爲齷齪漢子。

以宇宙第一等事業自砥。方僅免爲溫飽前

程。固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亦是立志非難。

實踐為難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嘗與友人閒談云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任生靈利賴而孰知日

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害更且使性氣縱喜

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鍼深仇嘗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蜜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乖崖

爵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

重厚可爲薄末之箇押

韓魏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見一走卒稍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以是知為官者。當明白正大。不可有一毫偏向。

宋陳雖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寓跳不離小齋。

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
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
一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
其念此非可嘗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
勞人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
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
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

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一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

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

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

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十

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

是保身第二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富貴貧賤死生嘗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麽。一。箇。人。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皆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若黑白之相反。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

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都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嗜慾萌生遂從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卽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

思索。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項肺腸。全被人覷破了。

身為士大夫。則此身便為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瘧于大

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乎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爲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爲到臨死却不怕

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于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况役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也

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

步去死轉近得不猛省
毗隣日日見有死者嘗于此做省自無歇手處
耳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
他人看看又到我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聞世界何存百千念滚
滚六塵須識眞主人自在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
大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忙了一世鬧

了。一。世。若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

何况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

無量大小冤業。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汲

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